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庚辰校本

第三卷
修订四版



红楼梦

第三卷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修訂四版

庚辰校本

作家出版社

曹雪芹／著
脂硯齋／評

邓遂夫／校訂

目 录

第 三 卷

原第五册回目页	609
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610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622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634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646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658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67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683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695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707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720
原第六册回目页	73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736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750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762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776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791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804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820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837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849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857

〔原第五册回目页〕

石头记第四十一回至五十回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庚辰秋月定本

撓(原误枕)翠庵^① 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②(原误调)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③(原误女)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芦雪广(原误厂)^④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⑤(原误创)

制春灯谜

校 注

①“撓(原误枕)翠庵”，此本第四十一回回目及甲辰本回目同误“枕”字，据同有该回的其余各本回目改“撓”字(详见该回注①)。

②“词”，据此本第四十五回回目改。

③“偶”，据此本第四十六回回目改。原误“女”字旁，有原抄手点改之“侶”字，似过录时发觉“女”字不妥，旋即以音讹的设想校改。实则蒙府、戚序、戚宁本即作“侶”，不知是否亦属同样性质的校改。因甲戌、己卯、梦稿皆缺此回，难以判断其是否也原误“女”字，然其余各本却与此本第四十六回回目同作“偶”。

④“芦雪广(原误厂)”，据此本第五十回回目及此前后文(包括脂批)中的“芦雪广”之名改“广”(Yǎn)字。“芦雪广”一名，乃此本独有，却显然是真正的作者原文无疑(参见第十七、十八回注⑪)。

⑤“雅”，据各本第五十回回目联语改。

第四十一回

撝(原误枕)翠庵^①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回前墨]

此回撝(原误枕)翠品茶,怡红遇劫,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姬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姬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却被袭人(原误人袭)遮过,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绔公子可不慎哉!

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逗趣笑道:“实告诉说罢,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有木头的杯,取个子来,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来了。可有一句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姥姥听了心下掂掇道:“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村庄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从来没见过有木头杯之说。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也无妨。”^{[墨夹]为登}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凤姐乃命丰儿:“到前面里间屋,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答应才^②要去,鸳鸯笑道:“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鸳鸯果命人取来。

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个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

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怎么这样^③（原误怎）多？”凤姐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寻了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唬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有^④]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姥姥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⑤（原误来）。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拣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拣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拣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来又拣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剝^⑥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凤姐笑道：“还是不足兴，再喝一杯罢。”刘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范，亏他怎么作了。”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

认得的。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杯体重，断乎不是杨木，这一定是黄松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子？”贾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罢。”那个婆子答应去了。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墨夹〕妙极！忽写宝玉如此，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献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

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立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姑妈坐了，大家才便。”^⑦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

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着实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你妹妹虽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已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干了。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众姐妹都笑了。须臾乐止，薛姨妈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

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鸱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一时，只见丫鬟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也罢，就拿了这里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丫鬟便去抬

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一样是松穰鹅油卷。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么馅儿，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吃，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贾母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与丫鬟了。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绞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磁^⑧〕坛子，你先趁热吃这个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作的小巧，不显（原误题）盘堆的^⑨，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顽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的，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墨夹〕

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那板儿因顽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顽，且当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墨夹〕柚子即今香团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

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拢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

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

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己茶呢^①（原误吃）。”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餐^②茶吃。这里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犀斲”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杏犀盃^③”。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

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盒^④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墨夹]茶下“糟蹋”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满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

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的^⑤〕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

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⑤（原误胎）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⑥（原误轻）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⑦〕，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与众丫鬟们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他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

宝玉、湘云等看着丫鬟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众人也都赶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嗟呀！这里还有个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

字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手打脚，还要拿他取笑。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⑨〕上去了。那婆子指与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禁，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里去的了。只得认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中自忖^⑩（原误村）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

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浏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姥姥便度石过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一房门。于是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⑪（原误迎）笑迎了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

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刘姥姥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他亲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

我在镜里头了^②(原误呢)罢?”想^③(原误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

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④(原误热)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袭人掂其道路:“〔定^⑤〕是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们知道;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够他绕回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想,一面回来,进了怡红院便叫人。谁知那几个房子里,小丫头已偷空顽去了。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齁如雷^⑥。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⑦,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

袭人这一惊不小,慌忙赶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那刘姥姥惊醒,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失错了!并没弄脏了床帐?”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⑧(原误担)。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合香,仍用罩子罩上,些须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随我出来。”刘姥姥跟^⑨(原误赶)了袭人,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说道:“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原误耳)^⑩。”刘姥姥答应知道。又与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袭人微微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那刘姥姥吓的不敢作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

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姊妹方复进园来。要知端的——

校 注

①“拢（原误枕）翠庵”，甲辰本同误“枕”字，据有此回目的其余各本（包括新发现的卞藏本回目）及此本此回正文中首见之“拢翠庵”改“拢”字（下同不另注）。原误之“枕”字，无论从版本及命名本身的词义、声韵及对仗上看，均属明显抄误之字；却因后来印行的程高本乃从甲辰本作“枕翠庵”，致使二百余年来所出古今校印本，无一例外地皆盲从此字。

②“才”字后，原多“然”字，据各本删。自此回起，对此本具有重要参校价值的梦稿、舒序、己卯本又缺（甲戌本则已早缺，己卯本要到第五十五回后才断断续续地又存十余回）。其余五种本子，除列藏本文字略同，甲辰及蒙、戚诸本皆多有异文。故此本在保留原作真貌上更其弥足珍贵，惜不能在校注中一一列出此本优异处，特提请读者注意。

③“样”，据列藏本改。原亦另笔圈改。

④“有”，据各本补。原另笔旁添“上了”二字，虽通，却非原文。新校本径依此旁添字，不妥。

⑤“菜”，据各本改。原亦另笔旁添，却未删原误之“来”字，非是。“菜”作“来”，乃形讹所致。

⑥“剗”，底本原作“剗”，乃俗体之讹写（与其本字的区别在于：上部为“竹”，而非正确的“从”）。《正字通·刀部》云：“剗，剗字之伪。”而“剗”，在《广韵》、《集韵》中皆释为切、割之义，注音为下平声盐韵“七廉切”或“千廉切”（即古音 qián，今注音 qiān）。其余各本或因抄手不识此俗体“剗”字，皆擅改作“剥”、“鏹（刨）”或“去尽”。俞校本即依戚序本作“去尽”（前后另有异文）。新校本则径依此原抄俗体讹字“剗”，且释义为“削”，亦不合古今皆然之文字规范。

⑦“让你姑妈坐了，大家才便。”句中“姑”字，蒙府本作“姨”，此本亦另笔点改作“姨”，非是。除缺此回的甲戌、己卯、梦稿、舒序等本外，其余各本皆与此本同。故此前程高本系统之印本及俞校本，皆作“姑”。唯独新校本和本书的前三版，却依蒙府之改而作“姨”——这是误将贾母此语视为针对薛姨妈说的客气话了。实则贾母是针对“提了暖壶下席来”斟酒的王夫人说的，意在提醒“李、凤二人”（主要是凤姐）去取代王夫人。所谓“让你姑妈坐了”，即是叫凤姐赶紧让王夫人回到座位上去。因为王夫人是王熙凤的亲姑妈，有凤姐这个晚辈在，斟酒这样的事自不应该劳王夫人的驾。所以紧接着的后文描写——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而薛姨妈此前只是从座位上“也立起来”，并没有像王夫人等人那样“都出了席”。贾母所谓“让你姑妈坐了，大家才便”，正是指让王夫人坐了，薛姨妈等人才会安会就坐。若此处改“让你姨妈坐了”，则大谬。

⑧“〔磁〕坛子”，据各本补“磁”字。原另笔点改“坛”字作“盆”，非是。按“磁

坛子”，乃指一种盛糕点的小磁罐（列藏本即作“磁罐”）；若缺“磁”字而仅作“坛子”，会让人感到是一种较大的陶器。故据各本补“磁”字。新校本不据各本补此字，不妥。顺便一提，“磁”在古时本与“瓷”通，且如今的《现代汉语词典》仍单列条目注明“同‘瓷’”，则新校本径改原文“磁”字作“瓷”，实不妥。除非日后将同于“瓷”之“磁”字该义项统一归并为“瓷”，方可如此处理。

⑩“不显（原误题）盘堆的”，据各本改“显”字。原误之“题”字，乃“显”字繁体之形讹。原另笔圈改此语为“堆满了盘子”，大谬。

⑪“呢”，列藏本无此字，据其余各本改。原误“吃”字，乃形讹。另笔圈删，亦非是。

⑫“饕”，甲辰本同。其余各本多有异文，均系对“饕”字各行其是的校改；“饕”字乃作者原文无疑。然此字本义，在古字书及古韵书中历来释为“嫌食”或“恶食”，读音则为平声支韵，疾移切（即音 cí）。作者借用此字来表达的这个语词，和该字原义明显有别，甚至可以说背道而驰，仅仅借了原字和“食”有关的一点由头，而付予新义。因而其重点在表音而非表意，其读音不可能改变。新校本注云：“饕——这里音蹭（cēng），揩油沾光的意思。与北京方言‘拿蹭儿’义近。”实则黛玉、宝钗都来自南方，此处嘲笑宝玉“又赶了来饕茶吃”，其“饕”字当按本音读糍（cí），方合于南方声口。南方各省至今仍有称小儿“守嘴”或成人蹭吃喝为“饕吃”的。类似的形容词还有“糍糍挨挨”——若将其写作“饕饕挨挨”，亦无可。

⑬“杏犀盃”，除甲辰本作“点犀盃”，各本皆同，是作者原文如此，甲辰本则属妄改。后来印行的程高本及以程高本为底本校点的通行本，即依甲辰本，这倒不足为奇。奇的是，号称以庚辰本为主要底本的新校本，竟也置底本及大多数脂本明白无误的原文于不顾，偏依无甚可取的甲辰本妄改文字，并强为之解，实在让人意外。

⑭“盃”，列藏本同。甲辰本作“盞”，属抄误或妄改。蒙威诸本作“海”，亦属妄改。须知，此乃叙饮器名，必须用“盃”字；后文作口语量词用的“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则又必须改用“海”字。作者用字之考究，于此可见一斑。各本之妄改者，实不明此理（包括列藏本抄手亦然，其前一个“盃”字虽不错，后文却擅改“这一海”为“这一盃”，则属画蛇添足）。在这两个字的选择上，俞校本、新校本都是对的。遗憾的是，在人文社2000年之后以俞校本为底本重新出版的大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本中，此处的“盃”字却被误排作“盃”。

⑮“的”，甲辰本同缺，据其余各本补。很明显，这是抄手不慎夺漏，虽无大碍，毕竟有损原文之自然流畅。新校本不补此字，欠妥。

⑯“脸”，据各本改。原误“胎”字，乃草书形讹所致。

⑰“过”，据各本改。原误“轻”字，另笔点改作“完”，虽通，却非作者原文甚明。新校本径依此另笔点改字，不妥。

⑱“若是我吃过的”，原缺此六字，据列藏、甲辰本补。蒙、威诸本亦有此语，却少“是”字。联系前后文作比较，当以列藏、甲辰为是。此本属抄手夺漏。原另

笔旁添“若我使过”，乃后之阅者臆改，虽大致可通，却非作者原文。新校本径依此旁添字，不妥。

⑮“角”，据各本补。

⑯“忖”，据各本改。

⑰“含”，据各本改。原误“迎”字，另笔圈改作“是”，虽大致可通，却非作者原文。

⑱“这别是我在镜里头了（原误呢）罢？”这句话除蒙府本全同，各本皆有异文：有删“呢”字的，有删“罢”字的，有连带另作增删改动的。看来都是这个音讹致误的“呢”字惹的祸。新校本径依底本之“呢”字本已欠妥；俞校本系以戚序本为底本，竟也特从此本而补“呢”字，则更让人不解。其实这个“呢”字，不论是原定本誊录者因“了”字音讹而致误，还是作者本人不慎笔误，都该在正确判断致误原因的基础上，大胆地校订还原其本字。这和新校本不加细考地径依后人妄改笔墨，来取代底本或他本所保留的合理而有据的作者原文，不可同日而语。

⑲“想”，列藏本同误“说”（但列藏本也把前面的“忽然想起”改成了“忽然想起来，说”），据其余各本改。

⑳“熟”，据各本改。原误之“热”字，另笔圈改作“着了”，非是。

㉑“定”，据各本补。乃此本抄手因前之“是”字形近而漏抄，有失原意，故须补。

㉒“鼯鼯如雷”，甲辰、列藏本同，蒙、戚诸本作“鼯声如雷”。此本原抄“鼯”字右边的“句”略似“勾”（甲辰本同），实乃“勾”之书写变异，而“鼯”又为“鼯”之异体，并不算错字，故不作校改标识。新校本特注明“鼯鼯”二字“从戚序本改”，实则蒙、戚诸本皆作“鼯声”而不作“鼯鼯”，这就不只是画蛇添足，而且有点张冠李戴了。看来新校本真正要想校订的，是此本“鼯鼯如雷”的“鼯”原书写之“鼯”字。实际上，“鼯”即“鼯”，而“鼯”又与“鼯”同，自古皆然。宋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二：“吾能于桔槔之上，听打百面腰鼓，一畔鼯鼯。”元孙周卿〔双调〕蟾宫曲·渔父：“不解闲愁，自足无忧。两岸芦花，一觉鼯鼯。”其间的“鼯”字均同“鼯”。如果是因为抄手将一个合成字中的“勾”写得略似“勾”，便要当成问题去一一校改，那可真是改不胜改了。过去的《红楼梦》校勘中（亦包括新校本的本身），就从来没有这样较真过。例如此本抄手之一，便常将“的”字右边的“勾”写作“勾”（此回便是），新校本在校订中便从未和它计较过，也不可能去计较。为什么单单要把“鼯”或“鼯”当成不同于“鼯”的错字，郑重加以校订呢？

㉓“忙进来，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瞧”，这段话因在唯一作了通部圈断的戚序本上曾被断作：“忙进来。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亚东本到当今的人文旧本、俞校本、新校本等，无不受其影响而将这段话标点为：“忙进来，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其实细细咀嚼，“只闻得酒屁臭气”之句分明语意未尽，而“满屋一瞧”的“满屋”则又略显多余。这就可见，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把“满屋”二字放错了地方——必须在“酒屁臭气”之后直接连缀“满屋”，方可真正传达宝玉的屋子被恶臭熏染之烈，也才和

回前批所谓“酒屁熏其屋”的议论相切合。

⑳“掸”，甲辰本同误“担”，从戚序、戚宁本改。其余各本或作“擅”，或作“揆”，皆属妄改。

㉑“跟”，据各本改。各本此字前，尚有“满口答应”（蒙、戚诸本）或“答应着”（列藏、甲辰）等语，或为此本抄手夺漏。但只要改了“跟”字，无“答应”等语亦可通，且似更为简洁，故仍存底本原貌。

㉒这句话中的“在”字、“儿”字，均据列藏、甲辰本补改。蒙、戚诸本则并无“向他说道”至“刘姥姥答应知道”一段文字，似为其共同底本立松轩本有意删除。